

电竞“入亚”容易“入奥”无门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若非场馆周遭铺天盖地的“雅加达2018”海报,电子竞技的亚运会首演似乎与商业赛事并无区别。从环抱式的场地布置,到荧幕上精准而又敏锐的视频回放,这个完全由市场驱动的时兴项目,为屡遭诟病“脱离时代”的亚运会展示着高效运营体系的同时,也始终在挖掘着自身与竞技体育相似的内涵。

无论是夺得《英雄联盟》(LOL)冠军后,中国队选手身披国旗领奖时的激动神情,或是中国电竞队教练李托描述集训生活时的那句“一睁开眼就是训练,结束早已是半夜”,职业电竞选手与传统体育项目运动员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即便只是作为表演项目,目前来看,这依然是一场双赢的合作——电竞为亚运会吸引了睽违已久的年轻受众市场,而亚运会则为饱受争议的电竞提供了“竞技体育”的权威身份认证。在电竞即将于四年后成为杭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背景下,在不少人看来,电竞结缘奥运会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然而,现实真的如此吗?仅从项目设立角度而言,亚运会较之奥运会有着宽广得多的包容度,以及更低的底线。入亚与入奥之间并非隔着一层窗户纸,而是截然不同的两道门槛。在SKY李晓峰等电竞名宿将这一项目与棋牌等智力运动进行类比时,他们或许并未意识到,棋牌是现役亚运项目,而国际象棋则是“退役”项目,围棋和中国象棋也曾在八年前短暂亮相过广州的亚运会舞台。在那一年同样颇具争议性地完成亚运首秀以及唯一一次登台机会的,还有以拉丁舞为代表的体育舞蹈。从曾经两度入围亚运会的板球,到始终存在感稀薄的卡巴迪、壁球、藤球和保龄球,出于鼓励地区性项目、照顾东道主利益等种种现实因素考虑,许多小众甚至冷门项目都走进过亚运会的大雅之堂。以上提及的这些运动,唯有板球曾在夏奥会有过一次短暂亮相,但得追溯到遥远的1900年,甚至比亚运会的创办时间早得多。

高强度的重复训练、全职投入的专业选手、公平的竞赛环境,电竞与传统体育项目间的这些共性,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同样具备。仅有的区别在于,已具备完善商业模式的电子竞技能聚集社会的关注与投入。而在经历长期的观念扭转后,后者的竞技体育项目身份已被社会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植根于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根基,是电竞长期处于污名化状态的源头。正如SKY李晓峰在回忆转向职业历程时所言,投身电竞有时就意味着“众叛亲离”。即便今天,偏见仍在,但这却并非问题的全部。

在本届亚运会所设立的电竞项目中,除了模拟足球比赛的《实况足球》外,其余对抗游戏均涉及杀戮、暴力等元素。这也就是为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会在去年提出,部分竞技游戏“与奥林匹克精神和精神相悖”。尽管德国人此前有所松动,但仍明确指出,奥运会更倾向于那些模拟真实运动的竞技。但在电竞产业中,体育类游戏无论从市场占有率还是关注度,均无法与那些“暴力”游戏相比。近来与国际奥委会有着密切联系、亚洲电子竞技协会(AESF)主席肯尼斯·福柯坦言,电竞能否入奥

的关键不在于市场或商业,“这取决于国际奥委会以及全社会对这些游戏的态度。”就在板球参加奥运会的1900年,巴黎的奥林匹克盛会还设有一项射活鸽比赛。这项运动在欧洲一直兴盛到上世纪60年代,但在早年由欧洲人主导的奥运会只存在了一届,因其“血腥杀戮”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大多数运动项目都可以在远古时代找到暴力的前身,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通过规则设定将运动现代化,去除了其中不合时宜的原始部分。而一些电竞项目却虚拟还原了被现代社会打上马赛克的部分。要让整个主流社会接受这一点,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

另一方面,电竞项目的生命周期极其短暂。由于科技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单个项目的未来难以预测。体感、VR等技术发展不断改变着游戏形态,自然也会让项目(或者说某个电子游戏)的兴盛时间很难与传统竞技项目相比。人们可以看懂100年前的足球比赛,但10年时间就足以令电竞比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项目的剧变也加速了电竞明星选手的代际更迭,在这个领域里,很难找到如同费德勒那样在巅峰一站就是数十年的超级巨星。

更残酷的事实是游戏厂商主导着电竞业的绝对话语权。没有这些厂商,便没有整个行业。这一绝无可能发生根

本改变的现状,也成了阻挡电竞入奥的最大障碍。电竞项目的设置、规则、赛制乃至选手间的实力天平,都直接由游戏厂商决定。而行业协会以及运动会的主办方,所能扮演的角色颇为尴尬。

在与盘根错节的汽车工业紧密相关的赛车领域,厂商的话语权也曾是被广为诟病的话题。每次技术改革的讨论中,总会涉及引擎、轮胎等零部件供应商,以及掌握多项核心技术的大车企的博弈。电竞游戏的版本更新与F1赛场技术改革类似,每逢新版本问世,总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某些特定战术以及部分顶尖玩家的陨落。但至少,中立的国际汽联依然掌控着F1、勒芒拉力赛等王

牌赛事的技术和规则改革的最终决定权,而缺乏控制力的电竞行业协会又能做些什么呢?

高度商业化的赛车运动从来都没接近过奥林匹克舞台。相比之下,电竞入奥的难度甚至比赛车更大。现代奥运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依靠的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和严密的商业化运作。如果《英雄联盟》的厂商不是奥运会赞助商的话,奥运会又怎会设立这个单项?而按照赞助商排他性,又将一律不得设立其他厂商的项目。这个逻辑悖论是奥运会在过去从未面对过的局面,目前看来似乎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本报雅加达8月29日专电)



在亚运会电竞《英雄联盟》(LOL)决赛中,中国队击败韩国队夺冠。

视觉中国

这里的故事主角没有真名实姓

记者手记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电子竞技在亚运会首度亮相的舞台,被安置在了接近雅加达最东北角一处诡异的综合体。除了周边零星两三家电玩商铺,这座多用于当地篮球俱乐部的球馆与电竞看似毫无瓜葛。亚运会期间,场馆底层冷清的卖场仍维持营业,只有沿着阶梯来到二楼,才能在喧嚣的呼喊声中找到新世界。

鉴于《英雄联盟》在如今电竞行业

中的霸主地位,今日这场中韩对决的热闹场面其实不算夸张——临时搭建的看台满是挥舞国旗呐喊的中韩观众,声嘶力竭的气势令人仿佛如同置身拔河现场。到了比赛启幕,任何一方的英雄被击杀,或是惊险逃过击杀,都会引来阵阵尖叫。在这情绪化的现场,唯有主角们的脸上始终面无表情,直至数小时较量后,冠军的归属尘埃落定。

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动辄千万人次的观赛受众,以及关注者们的疯狂,这些都是职业电竞选手的压力之源。即便来到这片正规而传统的大赛

赛场上,他们依然不以真实姓名示人——今日的社交媒体上,能听到无数的声音赞颂UZI如何带领中国队问鼎,但对“简自豪”这个名字,多数人却只会感到茫然。简自豪是谁,这或许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UZI究竟是谁?是电竞玩家,是运动员,还是如他们时常自嘲的那样,只是“打游戏”的?全世界都在寻找答案。

在全世界电竞玩家的嘴里,都很难听到他们以“运动员”自称,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强调,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与竞技体育有多少共性。对于电竞

人而言,这份关于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始终持续,退役后也不例外。当旁人遥想着电子竞技四年后以正式项目身份亮相杭州亚运会时的景象,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对于这个行业里的所有个体而言,四年已是太过遥远的未来,他们中的大部分或许已不在其中。

届时,《英雄联盟》将被哪款游戏代替?在游戏厂商某次看似不经意的版本更新后,又有哪位明星会因无法适应突如其来而沉沦人海?在匆匆忙忙结束极其短暂的职业生涯后,换回真实姓名的电竞玩家们又将如何适应人生的转折?在从业者们不断呼吁着要以竞技体育的眼光看待电竞时,他们的未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决定着整个行业的未来。

(本报雅加达8月29日专电)

我选手包揽20公里竞走双冠

老师直言奥运形势严峻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田径、花游和跳水三大项目日进五金,中国军团在亚运会第11个比赛日实现金牌数破百,达到102枚。

作为中国田径的优势项目,男、女20公里竞走自2006年多哈亚运会以来冠军从未旁落。在今天开赛的两场较量中,这一荣耀纪录再度延续——王凯华以1小时22分04秒的成绩摘得男子20公里竞走金牌;杨家玉和切阳什姐包揽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并以1小时29分15秒的相同成绩双双刷新亚运会纪录。

男子20公里竞走竞争激烈,王凯华与日本选手山西利和交替领先,18公里处仍难分胜负。最后两公里,王凯华奋力冲刺摆脱对手,最终以6秒优势领先撞线。另一名中国选手金向前以1小时25分41秒获得铜牌。而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世锦赛冠军杨家玉携手切阳什姐组成中国“双保险”。两人早早奠定胜局,五公里过后就与其他选手拉开差距,最终并肩抵达终点。在成绩相同的情况下,身位相对靠前的杨家玉获得冠军。

虽然在与中国队的竞争中获得全胜,中国队老师张阜新直言奥运卫冕形势依旧严峻。“杨家玉破了亚运会纪录,但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并没有优势。”在他看来,女子方面,墨西哥的冈萨雷斯、俄罗斯的洛什莫娃以及日本队“雪藏”的几位选手,都是未来潜在的劲敌。而王凯华此次的夺冠成绩,距离王镇在里约夺金时的1小时19分14秒也有着一定的差距。“接下去要做的就是继续提高自己的实力。我们的队伍还年轻,需要时间来成长。”

同样是包揽,跳水“梦之队”继续强势夺金的脚步。男子双人10米台决赛,里约奥运会双料冠军陈艾森搭档杨昊出战。在表现并非完美的情况下,中国组合仍拿到466.47分,以领先第二名韩国队60.42分的优势站上冠军领奖台。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依旧没有悬念,年龄相差十岁的昌雅妮/施廷懋组合以335.70分轻松挂帅。“虽然准备充分,但比赛过程中还有不成熟的地方。”没能发挥出最佳水准,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施廷懋赛后鼓励身边的“菜鸟”,“昌雅妮能力很强,但总要经历一些这样的大赛舞台才能成长,这是值得珍惜的机会。”

此外,中国女排直落三局击败菲律宾队,全胜晋级四强。半决赛中,郎平的队伍将与日本队争夺一张决赛“门票”。(本报雅加达8月29日专电)

男足决赛韩国将战日本

孙兴慜免兵役只差一步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在以3比1击败越南队杀入本届亚运会男足决赛后,孙兴慜笑得格外开心。作为韩国足球的头号球星,这场胜利让孙兴慜距离期待中的免除兵役更近了一些。

韩国法律规定,成年男子除有特殊疾病外,都必须在28岁之前开始服役两年。韩国运动员同样需要尽此义务,想要免除兵役,只有在奥运会夺得奖牌或在亚运会夺得金牌。最近两次的韩国男足运动员免除兵役,一次发生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年韩国队荣获季军,另一次则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主场作战的韩国男足成功夺冠。已满26岁的孙兴慜没有参加这两次大赛,因此帮助韩国队夺得本届亚运会男足冠军,成了他免除兵役的最后机会。事实上,英超俱乐部热刺此番之所以同意放孙兴慜参加亚运会,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考虑到孙兴慜刚与热刺签订了一份到2023年到期的合约,一旦孙兴慜回国服役两年,俱乐部损失不小。而且由于孙兴慜学历不够(只有初中毕业),一旦服役将无法效力于两支征战韩国职业足球的球队系统球队,只能参加第三级甚至第四级联赛,届时亚洲第一球星必然难保状态。

韩国男足的本次亚运会之旅并非一帆风顺。淘汰赛首轮,韩国队在面对强大的伊朗队时发挥出色,以2比0完胜对手。但在八强赛中,球队经过加时赛才以4比3惊险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当球队在加时赛罚点球时,孙兴慜甚至都不敢看。昨天进行的半决赛中,韩国队的对手是越南队,后者在今年的U23亚洲杯上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因此这场3比1的胜利同样来之不易。“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必须要面对决赛。此前很多次让同胞们失望,这一次希望给大家带来胜利的消息。”昨天的比赛结束后,孙兴慜说:“都进了决赛,不想赢的人是傻瓜。接下来我会为了球队牺牲自己,希望能够获得好结果。”

在昨晚进行的另一场男足半决赛中,日本队以1比0击败阿联酋队拿到了另一张决赛入场券。从决赛对阵双方的整体实力来看,派出了三名超龄球员的韩国U23男足无疑占据上风,毕竟日本队此番不仅只派出U21年龄段球员参赛,还没有召回效力欧洲联赛和能在国内联赛打上主力的精英球员,阵中还有四名球员来自大学。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美丽的贝加尔湖》让人流连忘返,《凤舞国粹》诠释京剧文化精髓,在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较量中,中国姑娘完美演绎两套动作,以186.9395分的总成绩力压名帅井村雅哉率领的日本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会四连冠。这枚金牌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100金,而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同样也是花游集体项目贡献了第100金。

与其他赛事将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分别安排在两天不同,亚运会采用一天双赛的紧凑赛制。“为了能有更好的状态,大家凌晨四点就起来化妆准备,中午基本以水果作为代餐。”队长冯俐坦言,亚运赛程对体能和状态调整是不小的考验,但姑娘们的表现比预想中更出色。

率先进行的技术自选比赛,中国选手将碧波池化作湛蓝的贝加尔湖,在俄罗斯民谣动人弦的旋律中,将“西伯利亚明珠”的美丽清澈与神秘莫测一一呈现。92.5062分,卫冕冠军已奠定优势,身后的日本队以90.9357分暂列次席。

自由自选比赛的登场顺序根据技术自选成绩倒序排列,压轴亮相的中国队以一套《凤舞国粹》掀起独具韵味的“中国风”。在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中,姑娘们将京剧名段与“水中芭蕾”完美融合,通过花旦与武生的角色转换,淋漓尽致地展现国粹之美。裁判们给出了94.4333的高分,中国队最终以总成绩领先4.0705分的优势战胜日本队。

“来这里,我们就想通过亚运舞台向世界证明自己。虽然比赛过程辛苦,但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冯俐表示,相比去年世锦赛,中国队的动作难度和完成质量又有明显进步。继里约奥运会摘银、去年世锦赛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后,姑娘们的终极目标是在东京奥运会的集体项目上“力争让奖牌换个颜色”。“俄罗斯队很强大,日本队的表现也很好,的确有很多值得学

习的地方。”尽管俄罗斯队如难以逾越的大山挡在身前,届时的竞争注定很激烈,冯俐仍自信表示,“我们会取长补短,精益求精,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就在中国队开始演绎《凤舞国粹》时,已随日本队走到混合采访区的井村雅哉停下脚步,远远地看完了整套表演。这位曾背负“叛国”之名来到中国,将中国队一步步带入世界一流行列的“花游教母”,自2014年起重执日本国家队教鞭。无论是在亚洲赛场抑或世界大赛,她要面对的最大对手正是中国队。

花游1994年进入亚运会,前三届大赛均为日本队包揽集体和双人两金,而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起,中国队连胜日本队。这个时间线恰好与井村的执教生涯转折契合。无疑,中日花游水平的此消彼长,井村曾是左右天平的那个人。

“对于中国队这个竞争对手我们很服气,此次日本队是怀着请教的心情而来的。在亚运赛场无论结果如何,对于未来发展都是很有益的。”井村毫不讳言当下存在的差距,也并不掩饰要在东京奥运会上率日本花游打翻身仗的决心,“我们的队伍整体磨合不到一年,通过亚运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找到最好的方向准备两年后的奥运会。”

在续约至2020年后,井村进一步加大了对日本花游的改革力度。在此次亚运会阵容中,日本队集体项目较世锦赛更换了四人,双人组合配对不足一年。用井村自己的话说,让“灰姑娘”变“公主”是她最擅长的事。两年之后,本土作战的井村能否再次左右天平?对于志在东京奥运取得突破的中国花游而言,除了实力超群的俄罗斯队,日本队同样不容小觑。(本报雅加达8月29日专电)

“水中芭蕾”舞出中国百金



花样游泳队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雅加达亚运会第100金,12年前在多哈,她们也是百金得主。

视觉中国